

知 无 尽 道 无 穷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

(下)

余秋雨 孟宪实 易中天 钱文忠 叶小文 于丹 乔良
纪连海 康震 郑石岩 林清玄 翁思再 阎崇年 王邦维
二月河 马瑞芳 孙立群 余光中 蒙曼 毛佩琦 李昌钰



知 道

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下）

于丹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下 /于丹等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452-0282-3

I. 知… II. 于… III. 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IV.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7464号

总策划 张晓敏

执行策划 王刚

责任编辑 陶晨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斌

技术编辑 李荀

书名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下）

著者 于丹等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规 格 787X1092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282-3/J.196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976301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于 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	/005
余光中——诗与音乐	/034
乔 良——新解三十六计	/057
康 震——唐诗·永恒的魅力	/086
翁思再——梅兰芳与扬州文化	/106
二月河——康雍乾三朝政务与文化兴替	/129
阎崇年——崇焕精神·薪火永传	/149
毛佩琦——大明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	/163
孟宪实——唐太宗治国艺术	/181
纪连海——长江三角洲一六四五	/204



于丹

阅读经典感悟成长

为什么我们要阅读经典？在经典中如何去感悟生命的成长。经典不简简单单是写成文字的那些典籍，经典是那些不曾远离我们生命的、朴素的言论；经典从来不是从外在给我们一种知识的灌输，而是从内心完成一种情怀的唤醒。即使我想在今天我们谈情怀，我们大概都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感受。

其实今天应该说，在扬州讲坛，在星云大师能够为我们所开创的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静下心来真正看见自己内在的情怀世界。我知道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说的经典有儒家、有道家，其实还有今天在座的各位。从方丈一直到各位法师，应该说儒、道、释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格的一个源头。这些东西是不能孤立来谈的，我今天要谢谢来的这么多朋友，我今天很感动，我们这么多朋友其实都不是专业的去学文、史、哲的人，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儒、道、释是什么呢？

我来谈一个个人的见解：我觉得中国的儒家是我们生活的一片土地，因为我们人——生而为人，首先要脚踩大地，儒家的精神就是进入群体、融进社会，完成规则的认同和大家的人际和谐。儒家讲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担当、责任和

人的那种奉献。所以儒家的精神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个知识分子，其实我们应该说，大概读过点书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阶层。“不可不弘毅”——因为什么呢？不能没有一种远大的、坚强的、刚毅的情怀志向。“任重而道远”——任有多重呢？叫作：仁以为己任，以仁爱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能不重乎？路有多远呢？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说，有生之年一息尚存，就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这条路难道还不远吗？这就是儒家的担当。儒家讲的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它崇尚的是人心中的大志与信念。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他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问老师、求教老师，做政治要有哪些条件？老师说有三点就够了，叫做足兵、足食、民信之矣。足兵，要有国家机器吧，保护国家。足食，要有物质基础吧？民信之矣，老百姓要有信念。那学生很苛刻地跟老师讲说：“此其三必去其一”。你还得给我去掉一个，去什么呢？老师说：“那去兵”。我们就不要国家兵力了。人总得吃饭，然后还得有信念。学生还要挑剔地再问：“此其二必去其一”。这两条你再给我去掉一个。那么老师说：“去食”。那我们就连物质基础都不要了，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个信字呢？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也就是说没了兵、没了食，人免不了无非就是一死嘛，自古以来死的事情多了，但是“民无信不立”，只有这个“信”字不能少，这就是儒家的基本态度。它讲究仁爱天下，推己及人。这就是说我们先要入世，人进入世界获得一个公共法则。为他人、为社会、为祖国要有这样一种集体的认同和角色的担当。

那么道家是什么？在我看来，道家就是我们的一片天空，因为庄子的态度是什么呢？庄子有一句话叫作“乘物以游心”。乘就是搭乘车马的，乘物就是指物质百态、世间万物。以游心就是“心游万仞”，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皆为车马，你做一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放假的时候，可以听听讲座，可以结伴出游，朋友之间吃吃饭，放假之后又上班、又工作，所有这一切事情皆为乘物。不滞留于此、不停顿于此而完成一个穿越。乘物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心灵的逍遥游。这是真正的目标，就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你可能会走一段路、骑一段车、乘一段地铁、再打一段出租，你不是要停留在出租车上或者停留在自行车上，你是为了抵达一个目的。我们手中的万事万物皆为乘物，最后达到心游万仞。但是你的心游历在哪里呢？你首先要有一个天空的境界。我们人的生命有时候很渺小，但有的时候非常强大。如果我们翻开庄子的《逍遥游》，我们看到

他给我们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你想潜龙在渊，那么大的鱼，几千里之大，酝酿着自己所有生命的力量，等待着冲天而起。等到海运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时节来临，它“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大鹏鸟它的背又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辽阔，这只大鸟扶摇直上九万里长空。“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它的后背上托举着整片苍天，“莫之夭阏”，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而后它要从北冥飞向南冥，超越了人间的沧桑。这个辽阔的境界不令我们心驰神往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不一定自己的生命那么大，但我们不能不知道因为以人间的视点来看，大鹏鸟飞过天心的时候，它也遭遇人的议论。地上有一大批小型飞行物，比如说叫蜩。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了，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吱啦吱啦老叫的那个蜩。还有呢？斥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的斑鸠这样的小鸟。还有呢？都是小麻雀之类的这些个小鸟：蜩、学鳩、斥鷃。大家在一起就议论了，说你看看我们几个也会飞翔，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说咱们一振翅膀一努劲儿，也飞起来了，撞到榆树叶子上，“啪嗒”就掉地下了，有的时候连榆树那么高我都飞不到，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庄子的原话叫作：“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说咱们也能在蒿子杆里翱翔，这也就是飞翔的极致了嘛。所以这几个小鸟就指着大鹏鸟说：“彼且奚适也。”你看那么大一个傻东西，它要干么去？你看看我们在这儿不也很好吗？这就是人间视点的差别。我们每个人不要看这个身高体量都差不多、年纪也都活得长短差不多，但是心胸大小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人心中只有土地是不够的，要有天空，是因为只有有这种苍天之志，乘物游心，我们的灵魂才飞扬。其实这一天一地，就是中国人通常想讲的这种儒道兼济。

那么儒道之间是什么？在天地之中会独立着我们这一个人，也就是说天、地、人是为三才。中国人认为宇宙的精华，在这个世界上是三样东西，就是天、地、人。在我看来：儒，给了我们地。“入世”，让我们的生命自我实现。道，给了我们天。让我们出世，让我们的生命在实现之后完成超越。那么释，佛给了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天地融合的时候，给了我们一种心灵的觉悟。人在其中酝酿天地精华，独成于心。所以其实“觉悟”两个字也很有意思，“觉”字头下面 是看见的见，“悟”是竖心旁一个吾。我们一个浅陋的简单的解读，就这两个字你

会看到真正的觉悟，就是见我心。我们今天习惯于去了解大千世界，当我们想要去了解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讯息的时候，你上网用Google，用百度，你都可以搜得到。但是再发达的高科技，我们唯独没有一个心灵的搜索引擎，这样一种反视内心见我心的能力，是我们今天最匮乏的。物质越发达，心灵越遮蔽。世界的选择越多元，人越迷茫和困顿。可以说对于一个心灵明净有力量的人来讲，面临多元选择那是奢侈的。那对于一个内心迷思、惶惑的人来讲，多元选择就是一种灾难了。因为大到选房子，选工作；小到在超市选一包方便面，选一管牙膏，你都会受到广告的吸引，会受到他人评价的左右。选来选去，你可能跟上了潮流，但最终是丢了自我的。所以在我看来，天、地、人其实就是在儒、道、释这样的一种精神光芒指引下，去完成我们生命人格的注脚。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专门搞专业的人，我也一直说我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一己心得。我的说法不权威，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种权威的说法。我的说法也不够学理性，我只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活在当下的中国女人，我用我自己的心去亲近经典。我在经典中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生命柔韧的力量，特别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更信任人性，相信心灵无疆，其实这就是我说阅读经典它的目的是感悟成长。我们每一个人从年华中步过，徐徐走来带着生命的年轮。那个年轮是要被光芒去拓展的，谁都会害怕年华老去。其实只有智者那种淡定博大的精神，才会不惧衰老，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成长不是一个独属于孩子们的概念，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在成长。

说到天、地、人的关系，其实我想起中国一个很古老的创世神话，大家可能听说过盘古的开天辟地，在《三五历纪》这本书上曾经讲到过盘古怎么开天辟地。如果要是在西方的神话系统里，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天地开辟大概就是像一个普罗米修斯或者俄狄普斯王那样的大力英雄，可能是拿一把大板斧“吭”的一下就砸开了。西方世界是崇尚突变的，但东方文化崇尚渐变，它是一种和谐从容的渐生渐长。所以《三五历纪》上记载的很有意思，它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它说天和地就是一团蒸气，盘古就在这里面。然后他们就逐渐地开始成长了，“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你看天怎么长、地怎么长，盘古跟着怎么长。人长得速度一点不比天地慢呀！我们都说是天高地阔，人觉得渺小吗？只要你跟着它成长，你就不渺小。而且你会通灵天地精华，所以他叫盘古的这个长叫做“一日九变”。“九”，大家知道在中国数字里是极言其大，就是一天之中有多种变化。“一日九变”这四个字，其实让我心里非常感动。我

们想想现在大概扎红领巾的孩子还会觉得自己是天天成长的，但是一个成年人从大学毕业、从工作以后，我们老是疲惫不堪觉得自己一直在释放自己的生命能量、自己的工作能力，天天忙于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还会觉得自己成长和变化吗？我们总在消耗，我们疲于困顿，就是因为我们不变化、不成长，我们少了那种生命的喜悦。我们不在心灵上有着种种的好奇，我们不再为风花雪月所感动，我们不在人间的深情里面、在心中，还有那种怦然的那样经历。所以“一日九变”就是要人心有种种的变化，生命时刻感悟成长。这样跟着天和地一块长长了多少年呢？凡万八千岁。天地开辟这一长啊，长了一万八千年。天和地终于分开了，多从容啊！我们今天是个速成的时代了，大家都是看见什么三十天让你粗通英语、什么二十天让你了解人际交往的法则，我们现在读得都是文摘，我们吃得都是快餐。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生活方式挺反自然的，就是我们失去了人与天地共生、共长的从容，一万八千岁长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清气都上升了变为苍天，浊气下降变为大地。盘古在其中，你说每天一丈地长，长了一万八千岁是什么样子？天数极高，地数极厚，而盘古极长。也就是说这个人最后什么样子呢？形容他的人格，《三五历记》上有六个字叫作“神于天，圣于地。”这六个字我很喜欢。大家都听说过“神圣”这个词对吧？说我们神圣的使命、神圣的理想，何为神圣呢？它不是一个层次。“圣于地”，我理解就很像儒家在大地上作一个圣贤，把自己奉献出去，进入社会，神于天就很接近于道家，对吧？在天空上神思遨游、生命舒展，让自己成为一个神仙。所以假如一个人在大地上成为圣贤，那么他就会为这个世界，为社会有所担当。当一个人在天空上成为神仙，他的生命就有一种自觉的飞扬，他就可以不失却自我。如果一个人光成为圣贤，那么他是崇高的，但未免有点可悲，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完全认同了规则。如果一个人完全成为了神仙，他倒是成全了优游，但又有点可耻，因为他不承担责任。怎么样做一个神于天、圣于地的人？

所以我说，这个扬州讲坛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与大师结缘。就是我觉得佛家的东西，有很多是在我们的内心，教给我们一种融会贯通的方法，让我们终于找到心灵的参照系统，抓住自己生命的坐标。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种梦想，都有自己对于人格的一份解读。我觉得拥有一个外在的、最好像扬州这样的风物景观。但一个人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呢？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禅宗的故事。一个弟子去问师父：“都说人心有大有小，看起来我们都差不多，到底有多大？”到底有

多小？”那师父就跟他讲说：“你把眼睛闭起来，用你的心来造一座城池，看看能造多大？”那弟子闭上眼睛想啊，想得那种宫墙万仞，深深的护城河，城里面有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还想了一座大城池，一点一点描述出来。师父又跟他讲说：“那你再闭上眼睛，用你的心造一根毫毛。”他就又闭上眼睛想啊，想了细细的一根毫毛。那么师父问他：“你刚才造了那么大一座城池，用的是你自己的心吗？”他说：“是啊，那么大城池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师父又问他说：“你造那么小一根毫毛的时候，你用的是全部的心吗？”他想了想说：“对啊，我就那么小一根毫毛，想的时候我也心无旁骛，不能再想别的事情了。”这样一下就想明白了。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有那种鲲鹏之志，你不仅在人间世界来看我们的生命，还能自宇宙视点看见永恒，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可以有无垠的辽阔——人心无疆。当你有这种辽阔的使命，能够穿越沧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造一座城池，那你就不会被小事困扰，你会一生前行。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事情是一根毫毛：有些人一级职称没有提上去，两个朋友之间拌了一句嘴，夫妻之间有一点误会，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一根毫毛。这根毫毛真绊在那里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心上的一根绊马索，你可能就会绊死在这根毫毛上。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对于经典的阅读我们抛开学理研究的价值不说，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我想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成就生命大格局。

我为什么说天、地、人三才，要在儒、道、释的境界中融注自己的心灵？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格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坐标，我们都要建立一个天地人格。为什么格局大很重要？大家可能会熟悉我们生活里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局限。经常会讲说，这个人思想方法有局限、工作上有局限。什么叫局限？我的理解，局限、局限，格局太小，所以才会为所限。而这个局是你自己做的。局限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别人给你制造的麻烦、别人给你找的困难，局限那只好自己跟自己斗气。因为你的局小，你跳不出去，没办法。

人心的大小真的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生命境界真正辽阔起来呢？我想经典里面会给我们一些朴素的道理。其实说到儒家，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儒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觉得《论语》蛮难懂的。两千多年的东西——今年应该是孔子诞生两千五百五十九年了——这个年头如此久远，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用礼制去强调这种社会治理的一些思想。确实也很过时，那么它还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个人活在当下，用自己的

生命去激活经典，你会找到那些朴素而永恒的道理。比如说：孔子的学生曾经去问过老师说：“你每天说‘君子’，我们翻来翻去‘君子’这个词很多吧，何谓君子？给我讲讲怎么做个君子？”孔子的回答太简单了，只有四个字，他说：“不忧不惧。”也就是说一个人没那么多的忧伤，也没那么深的恐惧。他的心就是一种坦然君子。这学生听了不以为然，这司马牛就很不屑地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言外之意是，老师你说得也太简单了，就是这么个想法，这就叫君子啊？言外之意说，难道不需要为家国大业作点贡献？光是个想法，那叫君子啊？孔子又追问了他一句话，说得很深沉。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就是内心的内省，就是反省的省，“疚”是歉疚、愧疚的疚。“内省不疚”就是指这个人一天下来，想想自己的行为觉得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凡事没有耍小聪明，没有贪小便宜，做到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自己内心了无愧疚，那何来那么多忧思？何来那么多恐惧呢？这就叫内省不疚。“何忧何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内心里有一份真正的价值安顿，这就是君子的反省。

对于自己的反省能力，其实我们总是怕别人的挑剔准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内心建立起这样一种生命察省的坐标呢？真君子不见得完全在行为上评价，要以心灵来评价。如果你真能够做到这样的话，你哪来那么多害怕？哪来那么深忧伤呢？怎么才能做到这些，中国的儒家不仅给我们远大理想，还给了我们从脚下抵达理想那样一些朴素的道路。比如说：学生在一起高谈阔论，谈人格理想，而子路说，我的理想就是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说得很美好，我有什么好吃、好穿、好用的，拿出来跟朋友一起分享，用坏了我也不心疼。颜回比他要谦虚，说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不矜夸的人，做一个谦虚自省的人。大家都各谈其志，谈来谈去发现老师还没说话，他们就请教老师说，您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做个什么人？我们想一想孔子，这是一位万世师表对吧？至圣先贤，一个圣贤的人格理想会有多大呢？离我们遥远吗？孔子就说了淡淡的三句话，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这样三句话。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三句话，跟我们每个人有关联吗？老者安之，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因为我而得以安顿。朋友信之，就是一生相伴相随的各种朋友，因为我而在世界上多一份托付信任。少者怀之，年少的孩子们想起这个人来，会觉得追慕缅怀，以为榜样。就是这三句话，十二个字，很简单。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你没有显赫的功名，没有骄人的财富，你退去一切社会的光环，我们谁能离开跟

这三种人的关系？谁没有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没有一生相随相伴的各种朋友？没有自己的儿女晚辈？今天有一个词叫灯下黑，就是说一个人他不乏远大理想，光芒四射，但灯罩底下这一片是黑的，他照不到。我们往往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忽略的就恰恰是老者、朋友、少者这几个人。

所以我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它不仅给我们远大理想，更重要的它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温暖的态度，就是让我们活得朴素、坦然、安心，能够把自己的心净导。

“老者安之”，说起来容易吗？翻翻《论语》里面，有好多关于孝道的说法。孔子的学生问老师说：“什么叫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说现如今大家说起孝顺来，无非就讲能养活自己的老人。孔子接着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说，但你去看看那些牛羊犬马，至于犬马，家里头你说你养了父母，那牛羊犬马你不也一样养着吗？皆能有养，你也在养着。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的内心对自己的父母没有一份深深的敬意，那你对父母是养着、你对犬马也是养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吗？这话问得好，我们今天也能养着父母，我们也经常说给父母买个小房，每月给他点零花钱，条件再好给他请个保姆，但是父母要是操心你说：“唉呀，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跟我说说。你又要调工作了吗？我给你参谋参谋。”绝大多数子女会很不耐烦地说：“你自己就把身体养好，吃好、喝好。我们工作事你又不懂，别瞎掺和了。”其实这里是什么呢？这就是你对他的那个经验系统，内心里的一种不屑。你认为他过时了，你认为他是一个农业社会的那种价值判断，而你已经到信息社会了，他给你帮不了什么忙。当你内心对他不敬的时候，你对他就会表现出这种不屑、不耐烦。所以孝敬、孝敬，是内有敬，外才有孝，一个人内心的敬意会决定他的孝心。这就是孔子说的“不敬，何以别乎？”我们今天其实要沉下心来才能看见生命的敬意，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苦难是一件好事。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汶川大地震里面的一幅照片。一个被救出来的小男孩在担架上，给解放军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这幅照片很多朋友会有印象，这幅照片也让我很感动。在现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有多久淡忘了对他人的敬重，和自己生命的尊严。不要说对父母，我们就对外面的人，我们有多少次在电梯里看见有人匆匆跑来的时候，我们很冷漠地就把电梯门关上了；我们有多次匆匆地问一句路，问好了不说一句“谢谢”，就把车给开走了。我们已经不习惯于帮助别人和被帮助以后的感谢，我们其实已经漠视了这种内心的感恩。其实你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从废墟里面挣扎出

来，他可以庄严地敬一个礼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尊严的唤醒，就是以生命的名义向生命致敬，向自己的内心和向他人去致敬。

这种敬意，我觉得要发现在亲人之间，比如对父母。孔子说的“敬”字还有吗？如果不敬的话，我们就会言谈举止之间摔摔打打。所以学生问老师，什么叫孝？孔子回答了两个字，非常简单，他说：“色难。”什么叫色难？用今天的话说，在孝敬这件事里，千难万难难不过你给爹妈个好脸色。什么叫孝啊？孝就是你对老人，老能有个和颜悦色，这比什么都孝。所以孔子接着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他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就是家里有什么活，孩子们抢着干，什么换个煤气、搬个白菜、摘个灯泡，这些事情孩子们抢着干，这叫“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食”，食品的食，有酒有吃的；“先生馔”，先生的人，就是你父母可以吃了。孔子说要做到这两点，“曾是以为孝乎？”你以为这就叫孝敬了吗？言外之意是不够啊！如果没个好脸色，就算做到这些话，那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要看你有没有一颗心在，你能做到好脸色吗？做不到的话，外在的行迹算不得孝的。但我们的悲哀是什么呢？悲哀就在于，今天孔子认为最低标准的事，我们当成最高标准了。要是一家能够做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你看他肯定是五好家庭，因为一般人家做不到。谁家现在有事都是父母跟爷爷、奶奶服其劳，有很多大学生在家不洗碗、不洗袜子。这些事情都是大人去做的，谁家能做到“有酒食，先生馔”。你去看看时令水果，十几、二十块钱一斤刚打下来，如果有人家舍得买，十有八九是给小嘴吃的。如果这个水果不到烂一半的话，大人是不会吃的。所以我们看看孔子那个时候认为这是最低标准的，今天也成最高标准了。所以有的时候，要想一想“老者安之”，为什么圣人会把它当个理想？就因为难。看起来朴素的东西，知易行难。我是觉得人经历了像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苦难之后，我们的心应该变得朴素和简单了，就是让我们看见身边的亲人，那份脆弱而弥足珍贵的亲情。看到这些东西，才算我们的生命从苦难中涅槃。我们能够真正地唤醒内心的一些东西，就说这个“孝”字，容易做到吗？我总觉得今天的人有很多事情在做反了。

孔子那个时候说，一个人他的人格成长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段叫“入则孝，出则悌”。就是孝悌之意，入门对父母有个孝，出门对兄弟有个悌。孝悌之意这是第一段，接下来叫“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谨而信”，一个

人说话言谈，谨慎而守信用；“泛爱众”，广泛博爱于众人；“而亲仁”，而能亲近仁义这些道理，愿意学一些道理放在心中。第三段说得很有意思，叫“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你要把前两段都做好了，觉得我自己行有余力，还有余力，则以学文。那行，你可以念点书、学点文化了，去学点什么吧。你看这么简单的三段，我们今天刚好是倒着走的。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从三、四岁就开始背古诗了，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各种才艺班了，到八、九岁就得上奥数班了。从小什么人生道理都没学，先去学文去了，一路学文，学到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回过头来到社会上，发现人际交往、一切关爱他人的规则一窍不通，学校很多没学，所以不断地要被社会修理、摔打，逐渐逐渐学会一点“谨而信”。不要经常放狂话，要谨慎守信；“泛爱众”，多少大家互相要关爱，能不能做到而亲仁还不敢说。那最后你看看最忽略的就是开头那一段——“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之意是被我们最忽略的。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看见自己苍凉的灵魂从远方漂泊归来，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生命出发这个最温暖的起点。我们上来就做远程——人家行有余力才敢做的事。那我们的孩子可不是一学就学到最远的地方，就失去了起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论语》上的东西，我不能说它就多么正确、全都有效，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是我总觉得它会给我们一个参照系，让我们觉得圣人所说的“老者安之”就四个字，但四个字做起来挺难的。要把所有这些“孝”的道理都贯穿起来，其实我觉得《论语》里面有一句关于“孝”的话，我们天下为人儿女者，都应该记住很朴素的一句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话也很简单吧，“父母之年”，就是你父母的年纪；“不可不知也”，你不能不牢牢地记在心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想起他的年纪来，一方面你会非常高兴，因为高堂犹在，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健在，这就是做儿女的福气。但另一方面你对他年纪的恐惧会远远大于欢喜，因为他年事这么高，去日苦多，你不知道还有多少膝前尽孝的机会。人对父母是不能赊账的，你不能说，三年以后我带你去旅游、一年以后咱们出去度假、下星期我回家吃饭。你知道他等得到等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深沉的悲哀就叫作“子欲养而亲不待”，有的时候年华是不等待的，我们见到像天府之国都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之前一天，五月十一号，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〇〇八年的母亲节。有多少母亲桌上的康乃馨还没有开瓣，就永远地失去了

孩子，骨肉分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瞬间，所以如果能想到这些的话就不要赊账、不要等待。我觉得儿女心都想一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想到这句话，我觉得起码这个端午节都会跟老人一起过。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感悟的意义。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其实读经典，也如同我说。为什么我不会早来扬州？我说，我二十岁到扬州，我会是一番雀跃的欢喜，但欢喜之后可能会走过。但是我现在来扬州，我就会觉得内心有一种深刻的懂得，会有一种眷恋和一种默契。人读经典也是一样，我大概从几岁就知道《论语》中的一些句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把《论语》全看了。因为我读硕士时候是学古典文学，二十来岁的时候，《论语》的各个版本都看明白了。但敢说懂吗？我二十多岁最喜欢的句子，都是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话，到三十多岁时候才能够懂得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种生命的觉醒。但是真实说人年纪再往上，长到四十来岁，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才会懂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一个多难达到的境界。书有时候是越读越朴素的。这样三句话，在我二十岁时候可不屑一顾了，觉得这么简单，还当圣人的理想。后来发现圣人的理想无非就是知易行难。我们人人读得懂，但我们人人难做到这个“孝”字。其实就记住圣人说的两个字，叫“色难”，给父母个好脸色，就什么全有了，就这么简单。圣人说：“朋友信之”，这一辈子我们会想起来很多朋友，你的朋友中可能有才高八斗的，学富五车的，可能有家财万贯的，可能有地位尊贵的。你想了那么多朋友，如果问你一个标准说这么多人你有几个你信得过，你会脑子突然就空白了。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真敢说信得过的的朋友不会多。终其一生，总会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你觉得他从不喧嚣在你的眼前，但他一直默默地依托在你的身后。他从来也不给你锦上添花，但如果你需要他，愿意为你雪中送炭。他对你的态度从来不曾是火热的、滚烫的，但是他温暖、恒久，相伴终生。这样的人就叫信得过的朋友。所以，“朋友信之”。你看，孔子不希望说朋友给他多少赞誉，只是一个信字。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总觉得今天是一个极尽繁华的、奢侈的物质世界。在今天我们可选择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往往认为那些最淡的东西是让我们不屑一顾的。你比如说水，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们今天觉得可喝的东西多吧，我如果要是一杯酒在手里，“哗”一口下去，全身都会燃烧起来，很过瘾；一杯浓香的咖啡或者茶